



月魄追魂

四川文艺出版社

I247.4-184V3C1

197876



0442332

月
魄
追
魂



雪雁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张永革

封面设计：公 华

书名 月魄追魂

作者 雪 雁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

1988年5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6.75

印数 1-80,000册 字数 820千

ISBN7-5411-0294-6/1·277

定价：9.77元(全四卷)

目 录

楔子

第一卷

- | | | |
|-----|--------------|-----|
| 第一章 | 古刹南北二霸天..... | 3 |
| 第二章 | 谁道最毒妇人心..... | 33 |
| 第三章 | 重相逢儿女情长..... | 62 |
| 第四章 | 地室铁牢困群雄..... | 92 |
| 第五章 | 正邪难辨奇女子..... | 121 |
| 第六章 | 回首当年事..... | 145 |

第七章	绝处出生天.....	171
第八章	智勇伏魔王.....	193
第九章	悄然间强敌临降.....	228
第十章	火劫庆余生.....	256

目 录

- | | | |
|------|---------|-----|
| 第十一章 | 奇功逢绝技 | 287 |
| 第十二章 | 艺出天山绝情岭 | 315 |
| 第十三章 | 尔奸难测 | 342 |
| 第十四章 | 翻手为云覆手雨 | 371 |
| 第十五章 | 暖贼踪探寻诡秘 | 401 |
| 第十六章 | 力诛五鬼 | 431 |
| 第十七章 | 计毙恶寇 | 461 |
| 第十八章 | 寻兄遇贼 | 492 |
| 第十九章 | 大显雌威 | 522 |
| 第二十章 | 搜凶窟历经凶险 | 553 |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父子兵遇困受阻……………	579
第二十二章	分兵践约……………	610
第二十三章	急智救群雄……………	638
第二十四章	南齐北纪初联手……………	667
第二十五章	神兵洞双魔究隐情……………	697
第二十六章	巧布疑阵……………	726
第二十七章	噩耗频传……………	761
第二十八章	席终人未散……………	782
第二十九章	破釜沉舟……………	810
第三十章	盲重如山……………	839

楔子

天高不可测！

地厚难以量！

山长在。

水长流。

人事变幻……

当！当！当！当！当……古刹夜半钟鸣。昨夕，去月，往年，推演上去，这古刹的夜半钟声响了已有千百年，而且将继续响下去！

千百年来，钟声何曾异于往日，去岁，昨夕？！不管风雨，不论阴晴，不分寒暑，不计朝代，古刹夜半的钟声，从没有间断过，传下来，接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隋、唐、宋、元、明，兴替绝续，多少年了？

但在这永恒的钟声中，何啻瞬息！

人寿将何？七十古稀！半计日月半年华，焉除去学语、解事、读书、习艺……认真算起来，可资光辉的时日，至多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的岁月，比诸那世代不绝的钟声，尽管是短暂得微不足道，但在大限至多百龄的人来说，二十或三十的青

春，又是多么的可贵啊！

因其可贵，所以很多人追求享乐，以企不负此生，有些人则争逐权位，以企传名于后世！

可是，在那超时间的钟声里，一切都必然要化为过去，享尽了欢乐的人，固然要与草木同朽，化为乌有。争得权位的人，也不过只是在史册上，留点陈迹罢了！

那么人生就真的没有永恒吗？！

不！有，有，有……

第一章

古刹南北二霸天

两株高可参天的古槐树，遮住了一座半塌古庙的部份山墙，阴影使这座半塌古墙，显得越发阴森。

秋风秋雨，天地间一片萧煞凄凉！入夜，月隐，人静。只有高插在古庙墙头上的那七盏灯笼，随风摇曳。

灯笼排列如同北斗七星，虽然谈不到如何明亮，却能使人在老远的地方，就看到这座古庙的部份轮廓。

是谁在这凄风苦雨的秋夜，高插灯笼？灯笼以北斗七星插排，是巧合？抑或有心？！这时，直对古庙那条深草坪没人腰的泥泞小径上，传来了单调但极沉稳的步声，越来越近。蓦地，从两株古槐树的巨干后面，闪出两名大汉，左边那名大汉，浓眉一挑，沉声对小径上喝道：

“来人停步报名！”小径上有人答了话：

“落魄书生，夜行遇雨，遥见此处灯光，所以……”话还没有说完，右边那名大汉，已接口叱道：

“这条路今夜不通，回去！”大汉的叱喝声，十分严厉，来人却似没有听到，而小径上深草内，已现出了来人的上半身，果是个落魄书生。书生步履未停，仍然朝前走着，左边大汉，急又喝令“停步”，并且大踏步迎了上去，准备

拦向小径出口。

岂料书生脚下倒是很快，就在此时，已跨出了小径！书生体态，看去文弱，映着七盏灯笼的光色，他那张脸，苍煞略黄，好像古铜在身！

一袭雪衫，肩头及胸背部份，已经被雨打透，雪衫以久经风霜日曝，白色不白，灰又不灰，颜色奇特。白袜子，变作灰黄，裤宁短，白底儿只剩了薄薄的一层，整个人，看来是落拓而孤凄，令人挽叹书生无用！

书生左肩头下，搭垂着一只竹笈，色呈碧绿。竹笈另一端，因在背后的关系，看不清是什么东西。此时，书生被左边大汉那声急喝“停步”声所惊，吓得身退一溜，停步不敢再前，呆立着像个傻瓜。左边大汉，上下打量了书生几眼，道：

“你的耳聋了，告诉过你，这条路今夜不通，你没听到？”书生赶紧伸出右手，指向古庙右侧的大路道：

“路还通呀！再说我也没想赶路，是躲避风雨，这庙……”右边的老汉，嘿嘿一笑道：“真是书呆子，天没塌，地没崩，好好的路怎么会不通？！听明白，今夜大爷们在这条路上有公事办，所以不准通行！”书生应了一声“是”，以笑脸相对着两名大汉道：

“那正好，我避雨……”右边大汉，不等书生把话说完，已接口问道：

“哦！你怎在这古庙里避雨？”书生“喂，喂，”两声，这名大汉瞪眼一看，头一摇道：

“办不到，这庙太小了，怕委屈了尊师！”这种江湖嘲讽话，书生怎会听得懂，竟接口道：

“在下和‘宁远府’的贵师爷是朋友，贵差既然是办公

事，想必……”话没说完，已惹得两名大汉，哈哈地大笑起来。书生剑眉一皱，道：

“此处不属‘宁远府’管吗？！”右边大汉笑声一停，道：

“不错，只是大爷们却不买他宁远府的账，你要是来自‘地府’，那还差不多！”书生听出受了调侃，脸一板道：

“你们好大的胆？”右边大汉，浓眉一扬道：

“说了这半天的话，只这一句说对了，告诉你，天有多大的胆，大爷们胆就有多大！”左边那名大汉，心性似乎善良些，接上一句道：

“书呆子，爷们是江湖道上的绿林朋友，不是什么官差，你要是还没活够，现在趁早从什么地方来，回什么地方去！”书生犯了迂劲，抗声道：

“真是我不呢？”右边大汉狞笑一声道：

“要不，你就别想活着！”话声中，这名大汉扬起了右掌，就待切下！适时，左边的大汉出声相劝道：

“老庄算了吧，和这种书呆子斗的那门劲头，人家也许三房守着这么个宝贝儿子，轰他走远点也就是了！”老庄才要接话，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凄凉长啸，啸声起时，听来尚遥隔里余，啸声落处，已不足箭远。老庄闻声色变，惊慌失措地急声对左边大汉道：

“三爷就要到了，若是看到这个书呆子，怕不一死三口才怪，老田你快说，这件事可该怎么办？”老田，田耕九，老庄，庄泉生。他俩在这辽东地带的江湖上，算得是够份量的人物。但当啸声传到时，却都吓得手软脚麻变了脸色。老庄情急之下，问老田讨要主意，老田急中生智，不答老庄的问话，蓦地纵身而前，出指点封了书生的穴道。然后扶起书

生和那书笈，一个虎跃纵进深草丛中，随即飞身而出，看了老庄一眼，老庄皱了皱眉头。这办法，庄泉生是深深不以为然，万一不幸，若被他们最惧怕的三爷发觉，没别的话说，等着剥皮好了！所以庄泉生皱眉之后，就要开口，田耕九却突然肃立，神色极为恭顺地对着老庄身后道：

“属下迎接三爷。”一声“三爷”，他老庄要说的话，又憋回腹中。

三爷，身材修长，一张马脸，鹰鼻，鹞眼，八字眉，白净脸，脸上冷冰冰阴森森没有半点热和气，难惹难缠。今夜八成是事情办得顺手而愉快，所以那张马脸尽管还是拉得极长，却有一丝丝人气！因此对庄泉生背对他，也没称呼他“三爷”，更没有施礼，竟未降罪，只是用那对鹞眼扫了庄泉生一眼！就这样，也几乎吓出庄泉生的胆汁来，急忙躬身道：

“属……属下给三爷您请安。”三爷阴森森地嗯了一声，挥手道：

“大殿可都打扫干净了，大爷就要来啦！”庄泉生和田耕九，慌不迭的恭应说已打扫好了，三爷微微一点头，扬掌击灭了墙上那七星北斗灯，庄、田二人推开山门，恭候三爷透出。三爷将走过山门的门槛时，突然止步说道：

“玩意儿可全准备好了？”庄泉生低声下气的答道：

“全准备好了，黄矮子就到。”三爷哼了一声道：

“他要有福气，最好比大爷早到！”说着，自顾自地大踏步走进那半塌的正殿。

庄泉生伺候这位三爷有年，在三爷性子好的时候，算得是三爷的亲信，因此现在他悄悄的跟进了正殿。殿内漆黑，伸手难见五指，岂料三爷竟能在暗中视物，那对鹞眼闪

一着碧芒，一扫正殿道：

“很好，原来你们早就打扫干净了。”庄泉生嘻嘻地一笑，道：

“属下焉敢偷懒。”三爷嗯了一声道：

“这里事了回去以后，我会记得提升你和田耕九的。”庄泉生立刻恭敬地一礼道：

“谢谢三爷栽培，事情是不是已经办妥了？”三爷今夜心情好，竟答了话，道：

“这活冤家着了道儿，如今……”话没说完，已经想起来不该和属下谈此事，论遂沉声道：

“还不到外面去候着大爷！”庙外已传来田耕九的话声——

“大爷有谕，亮灯！”庄泉生高应一声，正殿内亮起了灯笼火把！移时，不闻人声，却传来了整齐而沉稳的步声，人数众多，黑鸦鸦一大片，鱼贯悄静地进了这半场的正殿。

最前面的那个人，雨披，虎靴，白发，四射寒光！他横扫了整个正殿一眼，向肃立一旁迎接他的三爷道：

“老三，你传令下去，严守各通路，不得任人往来！”三爷嗯了一声，目光在一干属下中点视三次，有三名彪悍的汉子，离队而出，走向庙外守于三条通路之上。

白发老者，雨披，由田耕九双手捧接过去，庄泉生避正过当中那张椅子，老者虎步而前，威凛无伦地坐下！他刚刚坐定，立即挥手扬声喝道：

“把那位好朋友抬上来！”谕令下，一阵铁索拖地的哗啦啦声传来，两名壮汉，半抬半扶地挟进来一个披头散发的素衫少年！噢通一声，两名壮汉将少年扔摔正殿地上！少年早已昏迷，人事不省，所以摔得虽重却没有出声。少年身

上，紧紧捆绑着一条粗如拇指的牛筋长绳，外面还加上了一道纯钢铁索，这情形像是对付钦命重犯！

白发老者那两道寒芒闪射的目光，一扫殿上道：

“多加几支亮子，等候着‘南霸天’和他手下！”三爷亲自应声，亲自动手，刹那，正殿各处都插上了灯笼火把和亮子油松，殿内已光明如同白昼。灯明火亮下，方始看清老者和他所率属下的模样。老者六旬不到，一张大白脸，两道残断浓眉，眼眶深陷，双目阴鸷，时时闪出诡诈残酷的光芒！老者左首，站定一人，文士打扮，背插一支“铁笔”，笔长约有二尺六七，笔杆上，还卷绕着些东西？这人身穿蓝色长衫，看他的嘴脸，一望即知绝非读书种子，年约四旬，眼角嘴边，时时无故跳动，一张紫脸，现露出他天性的凉薄和心黑手辣，是老者的二盟弟。

老者右首，站定了三爷，三爷此时马脸闪着光辉，紧抿着嘴唇，那份小人得志的样子，令人恶心？

余下是十七名精悍壮汉，包括先前守在庙前古槐后的庄泉生和田洪九，再加上外面三人，足数二十。自老者以次，皆闭口不语，若有所待！移时，庙外传来扬喝之声——

“什么人，火速通名？”

接着这句喝问，传到一阵笑声，然后有人答了话——

“老朽‘郝甫’，特来拜见‘胡老大’！”正殿上端坐着的白脸老者，浓残眉一挑，吐声道：

“胡梦熊早已恭候多时，郝老大请！”胡梦熊话声不高，但远在庙外十丈的郝甫，及他那些手下，却都听得清楚分明，郝甫更是立即接了话——

“士别三日刮目相待，你我分手不到半年，没想到胡老大你已练成了‘九冥遁玄功’，可喜可贺！”

郝甫的声调更低，如同好友对坐般答问，但身在庙中正殿上坐的胡梦熊和手下们，却如闻春雷，有些震耳！在胡梦熊左侧侍立的二爷，这时以真气传声说：

“大哥，还是迎接这老儿一次吧！反正他今夜有来无回！”胡梦熊头一点，扬声道：

“南霸郝老大已到了，尔等随老夫出迎！”话声乍止，殿前已传来嘹亮的答对道：

“这怎敢当，怎敢当，郝甫冒失，就此告进了！”随着这句话，殿内突旋劲风，吹得殿中各处灯笼摇曳窗动门响，而正殿门口地方，已出现了个魁伟的人儿！这人，一张黑锅脸，两条扫帚眉，大大海口，豹环眼，发如白绢成丝，盘束顶上，好不威风！胡梦熊哈哈笑着，离位而前，道：

“还是郝大哥你威，威风不减当年！”郝甫一抱拳，目光却罩定昏卧地上的少年，道：

“那里的话，胡老大你生擒了这活冤家，今后辽东道上，是你胡老大的天下了？”

胡梦熊一声哈哈，郝甫一声呵呵，手接手，肩平肩，他俩竟把臂而行，不分上下宾主地双双坐于正中。胡梦熊坐定之后，道：

“郝老大，你那些好兄弟呢？”郝甫含笑道：

“小弟当了半辈子‘南霸天’，焉敢不懂规矩，所以吩咐他们，在庙外远处候着！”胡梦熊把头一摇，正色道：

“郝老大，你我在辽东地面，一南一北分治江湖，相亲相近从不相犯，但也未曾开诚携手过，如今冤家被擒，大患已去，正是共商大计之时！”话锋一落，不等郝甫接口，目光一扫二爷道：

“二弟你亲自去一趟，奉请郝老大的好兄弟们进来，就

说我请大家共商要事！”

郝甫没有接话，也没有表示意见，目送二爷出了庙。刹时，二爷回来了，阴湿的日光一扫郝甫道：

“郝爷，你这可是太见外了！”胡梦熊浓残眉一皱，道：

“老二，这话怎么讲？”二爷还没接话，郝甫已开了口：

“这里是胡老大你的地面，郝甫接粟赴约，怎敢错失半步，因此在前途中，已严嘱他们就地等待，不许妄进了！”胡梦熊“噢”了一声，道：

“郝老大，这就难怪我范二弟说你太见外了，你实在是……”郝甫突然手指地上的少年，接口道：

“胡老大若果有隆情，诚意携手，等处谕完了这个人，小弟召喚他们前来叩拜贺安就是！”胡梦熊却把头一扭道：

“这冤家已是阶下之囚，有小弟和你郝老大在，解决他容易得很，贵属今夜是卫护郝老大你来的，而老大你来，又是接到小弟聚约而至，凄风苦雨中，使贵属翘候高侧，小弟岂不失礼，说不得只好叫我二弟三弟一齐去磨了。”后声中，胡梦熊立即对他两位驷弟示意。郝甫却也不再坚持，奇特地一笑道：

“那就敬烦二爷和三爷两位了。”

范老二范崇，许老三许忠，早已由胡老大话中会了心意，再听郝甫这样一说，自是马上动身。当范崇和许忠跨过正殿门槛时，郝甫突然又说道：

“烦两位对贵属说，是我召令他们前来共坐的。”范崇一笑道：

“这当然，郝爷你放心就是。”胡梦熊在范、许二人走后，一指地上昏卧的少年道：